
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

五十年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# 善良女子的爱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 编

新华出版社

世 界 文 学 五 十 年 作 品 选

中 篇 小 说 卷

W

善良女子的爱

《 世 界 文 学 》 编 辑 部 编

新 华 出 版 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善良女子的爱:中篇小说卷/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. —北京:新华出版社,2003.1

(世界文学50年作品选)

ISBN 7-5011-6051-1

I. 善… II. 世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  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03187号

## 善良女子的爱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 编

\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:100043)

新华出版社网址:<http://xhcb.126.com>

中国新闻书店:(010)63072012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

\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500千字

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6051-1/I·336 定价:38.00元

# 总 序

---

2003年秋天,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即将迎来她的五十岁生日。

五十年前的1953年7月,《世界文学》创刊,当时名为《译文》,是为纪念鲁迅等文化前辈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《译文》杂志,用茅盾在《发刊词》中的话来说:“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《译文》并继承其精神,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《译文》命名。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(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)创办的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。

新《译文》在开本、篇幅、文图并茂,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(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)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《译文》时的做法。《译文》的首任主编是茅盾,副主编陈冰夷,编委会由戈宝权、茅盾、陈冰夷、董秋斯、楼适夷、罗大冈、丽尼等人组成。《译文》当时为月刊,篇幅二百页左右,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,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,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外国插图作品。在50年代,《译文》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学名著有迦梨陀娑的《云使》、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、阿里斯多芬的《阿卡奈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波斯人信札》、梅里美的《卡尔曼》、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、波德莱尔的诗歌《恶之花》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选、法朗士的《克兰比尔》、马克·吐温的《百万英镑》、哈谢克的《好兵帅克》、海明威的小说《老人与海》、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、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等。

从1959年1月起,《译文》改名为《世界文学》(同时在封二上继续保留《译文》的原名)。杂志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,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,以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。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,陈冰夷为副主编。在改名《世界文学》的那一期中,编者在《致读者》一文中强调:“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,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《译文》的光荣传统,是始终不变的。”在60年代,《世界文学》推出了不少的专辑,如“巴黎公社文学”、“非洲文学”、“亚洲文学”等。同时,刊物也继续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,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当代文学作品、亚非拉各国的进步文学。从《译文》到《世界文学》,翻译没有变,但评论加强了。在当时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中,可以读到茅盾、老舍、萧三、曹靖华、冰心、戈宝权、季羨林、徐迟、王佐良等人的精彩文字。

其间,《世界文学》于1964年脱离了中国作家协会,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(简称学部,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)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。1965年,因国内文艺界整风,《世界文学》整整停刊一年。到了第二年,即1966年,《世界文学》改为双月刊,但是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。从1953年到1966年,共出版139期。

随着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,1977年10月,《世界文学》复刊,先是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,促使《世界文学》在当时复刊的主要原因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处于文化饥渴状态中的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十分殷切的期望。在复刊后第一期《世界文学》中,编辑部在“编后记”中强调,“介绍和评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”,“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”。当时,苏联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的小说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》分两期在试刊上连载登完,尽管它是作为“修正主义文学标本”供批判用的,还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试刊上发表的重要作品,有巴尔扎克的《改邪归正的梅莫特》和《长寿药水》、哈莱的《根》、赫尔岑的《往事

与深思》(巴金选译)等。

1978年10月,《世界文学》转为公开发行,当时的栏目有翻译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评论等,还有中国译者、研究者写的“评论”、“文化交流”、“现代作家小传”、“外国文学资料”、“世界文艺动态”、“美术作品”等。此后,《世界文学》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中,真正地贯彻了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拿来主义”的精神,比较全面、客观地为众多读者展示现当代外国文学的本质面貌。不少的文学名著,都是通过《世界文学》才被中国的读者所熟悉,或者先是在《世界文学》介绍之后,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,如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、法国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菲茨杰拉德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、卡彭铁尔的《人间王国》、巴尔加斯·略萨的小说《酒吧长谈》、卡尔维诺的《不存在的骑士》、卡内蒂的《迷惘》、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、瑞典的《最长的一天》、科林斯和拉皮埃尔的《巴黎烧了吗?》、比奥伊·卡萨雷斯的《莫雷尔的发明》、科塔萨尔的《跳房子》等。

另外,《世界文学》“外国文学资料”栏目上连载的英国西·康诺利编撰的《现代主义运动》(1880年至1950年英、法、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)、英国安·伯吉斯编撰的《现代小说:九十九本佳作》、法国书评专家编撰的《理想藏书》等书目,也为国内的读者、译者、出版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俗话说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一个编辑部又何尝不是这样!《世界文学》的五十年历史中,相继担任主编者,已有十人,首任主编为茅盾,第二至第九任分别为曹靖华、冯至、陈冰夷、叶水夫、高莽、李文俊、金志平、黄宝生。《世界文学》作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的阵地,现在轮到新一代的编辑来守卫了,目前在编辑部工作的编辑,全都是“文革”结束后刊物复刊以来进编辑部的。尽管我们的刊物在继续努力地发扬《译文》的老传统,认真地介绍着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,但功能上和反映面上已经有所变

化,主要因为在最近二十年来,尤其是近十年来,国内直接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越来越多,出版速度也越来越快,而《世界文学》受到篇幅、出版周期等因素的限制,只能依靠编辑部人员的研究水平和文学判断能力,力图寻找一些经得起时间积淀的考验,能够体现出世界文学历史发展方向,真正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品。尤其那些篇幅比较小一些的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纪实文学等体裁的作品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,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,阅读——尤其是文学阅读——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。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: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。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,《世界文学》欲求生存和发展,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国内一些文学杂志有的停刊,有的寻求改版,找寻不同的发展途径。我们经过深刻的思考,认为《世界文学》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,不应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,而应坚信,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地域广阔、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,《世界文学》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、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,提供一片风景。《世界文学》有理由、有能力继续继承和发扬老《译文》以鲁迅、茅盾为代表的拿来主义思想,继承和发扬《世界文学》办刊以来的老传统,着力介绍世界各国(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国和所谓的文学小国)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,尤其是经典之作,把各国文学中真正能在历史发展中站得住脚的好作品介绍过来。

要做到这一点,需要我们的编辑在精彩的、变化的世界中耐得住心性,在如潮的物欲前经得起诱惑,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研究、介绍工作。另一方面,更需要我们的编辑在工作中提高业务能力,真正做到把握动向,了解情况,胸中有数,慧眼识珠。令我们欣慰的是,在目前商品大潮持续冲击的大环境下,《世界文学》的新一代依然兢兢业业地、踏踏实实地工作着,介绍了一大批相当

有分量的优秀作品。

五十年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自不在话下，而近三百期的杂志，带给了中国的读者多少实实在在的文化食粮。在这近三百期杂志之外，编辑部还曾编选过一些小丛书、丛刊、作品选，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纪念刊物三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编选了《〈世界文学〉三十年优秀作品选》小说两卷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），有49篇作品，字数达80万；同时还选编了《外国优秀散文选》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）。后来，在纪念《世界文学》创刊四十周年时，我们又编选了《世界文学精粹·四十年佳作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），有作品115篇，字数达170万。

这一次，在新华出版社的热心支持和紧密合作下，我们选编了四卷本的“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”（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随笔卷、自传回忆录卷），字数达200余万，篇幅上相当于八大册《世界文学》了。我们应该感谢新华出版社，这不仅是编选者对出版社的感谢，更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支持者的感谢。从作者、译者到读者，中间必须经过出版社，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为避免与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“作品精选”重复，也考虑到纪念活动的某种延续性，我们这次编选的四本书基本是从1990年以来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中来遴选的。

是为序。

《世界文学》主编 余中先

2002年5月22日 初稿

2002年8月14日 二稿



# 几点感触

## 中篇小说卷序

顾名思义,本卷奉献给广大读者的,是历年来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发表过的中篇小说一部精选集,编选这个作品集时,不免感触良多。

其一,《世界文学》杂志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五十年,现在纪念这个日子难免想起鲁迅先生,还有与他同时代的、共同“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”的进步文化人士。鲁迅在风雨如磐的年代,放出眼光拿来,译介了大量可资借镜的外国文学作品,其中当然包括中篇小说。非但如此,围绕介绍外国中篇,还有许多至今坊间回味无穷的故事。比如鲁迅推介俄罗斯中篇《第四十一》,去世前还撰文,称赞小说译者、《世界文学》前任主编曹靖华老先生“一声不响,不断的翻译着”;比如,鲁迅本人秉笔翻译过《工人绥惠略夫》等外国中篇,或相当于中篇的作品,针对时代,随译作写过许许多多的“译后记”之类;再比如鲁迅当年创办老《译文》,把许多外国著名中篇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。去年,笔者在西子湖畔拜望鲁迅先生的老战友黄源先生。九六高龄的黄老先生还兴味盎然说到这段创办《译文》的往事。好在老《译文》的传统,当然也包括译介外国优秀中篇的做法,已经延续下来。

其二,《世界文学》初创时期(当时叫《译文》),外国中篇小说与其他许多作品一样,对彼时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推动作用。中篇小说《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》以及随笔体小说《区里

的日常生活》，为意欲“干预生活”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种借鉴，一种文学的可能性。及至刊物改名，各种主题、倾向和艺术手法的优秀外国中篇小说一一面世，《世界文学》的老读者想来都有印象。（十多年前，有位读者把他喜爱的《世界文学》上发表的外国作品单装成册，并将这部特殊的“文集”寄给我们，其中就有《老人与海》、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等经典名篇。）

其三，近现代外国文学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，已远非鲁迅的时代可比。这个中篇卷收入的十二篇作品，有传统写法的，也有作家本人极尽想象、恣肆汪洋式的，抑或将各种文体熔于一炉的新鲜尝试。因此，难以作出这类作品就是中篇小说的判断，编选时，也难免给读者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。好在这些作品反映了外国文学目前发展的多样性和各种色彩，即使以篇幅决定选目，读者大概也不会见怪吧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中篇单编成集在《世界文学》还是首次。前两次纪念刊物创刊，编选的主要是短篇小说或散文。这次编选时，我们还是遵循“艺术上有定评而较少为出版界流行选本收入的优秀作品”的原则，侧重近十年发表过的作品，译品也要好。当然还要感谢新华出版社，没有他们的胆识和气魄，这个“中篇卷”以及其余三卷大概都是不能想象的。

李政文

2002年仲夏

# 目 录

## 日 本

- 波千鸟 ..... 川端康成作 叶渭渠译 1

## 以色列

- 一个诗人的持续沉默 ..... 亚·B·约书亚作 王义国译 64

## 俄罗斯

- 省长街上的阿斯哈特 ..... 穆·卡里姆作 力 冈译 105

- 黄色箭头 ..... 维·佩列文作 陈 方译 125

## 德 国

- 罗拉曼 ..... 赫·赫·舒尔茨作 张佩芬译 175

## 奥地利

- 一条狗的研究 ..... 弗·卡夫卡作 何 法译 213

## 英 国

- 特命公使 ..... 威·戈尔丁作 商振永译 245

- 莫扎特与狼帮 ..... 安·伯吉斯作 蒲 隆译 312

## 法 国

- 去他的戒律 ..... 弗·齐博作 沈志明译 404

罗马尼亚

霍尼贝格医生之谜 ..... 米·埃里亚德作 李家渔译 473

加拿大

善良女子的爱 ..... 艾·门罗作 庄嘉宁译 517

美 国

爱因斯坦的梦 ..... 阿·莱特曼作 黄纪苏译 583

## 波千鸟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

叶渭渠译

前往热海站迎接来宾的小轿车，越过伊豆山不久，就像画圈似的朝着大海的方向下山了。汽车驶入旅馆的庭园，旅馆大门的灯光照射在停在斜坡上的小轿车车窗上，显得亮堂起来。

在门口等候着的旅馆掌柜，一边开车门一边说：

“您是三谷夫人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雪子小声地回答。在停了下来的车上，雪子坐在靠近旅馆大门的一侧。今天，刚举行了婚礼，自己被人称作三谷这个姓氏，这还是头一回。

雪子有点儿犹疑，但还是先下了车。她回头望了望车厢，等待菊治下车。

菊治正要脱鞋，掌柜就说：

“茶室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接到了栗本女士的电话。”

“啊？”

菊治在低矮的大门口边上蓦地坐下来。女佣急忙把坐垫递了过去。

栗本近子那个从心窝处扩展到乳房上的大痣，犹如恶魔的手迹，浮现在菊治的眼前。他解开鞋带，猛然抬头，仿佛看见那只黑手就在

那里。

菊治去年把房子卖掉，连茶道具也全部处理了，理应疏远同近子的关系，不再与她见面了。然而，他与雪子结婚，大概还是近子从中牵的线吧。新婚旅行下榻的旅馆房间，竟然会按照近子的指点来布置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菊治望了望雪子的脸。不过，雪子对掌柜所说的话似乎毫不介意。

两人被引领着从大门口沿着长长的游廊向海的方向走去，仿佛钻进了狭窄的隧道。这道钢筋水泥的细长通道有好几处台阶，不知要下到哪儿去。途中还有远离主房的厢房，形似主房的侧翼。走到尽头，就是茶室的后门了。

这是一间八铺席宽的房间，菊治刚要脱外套，雪子就从后面准备将外套接过来。

“啊。”

菊治嘟哝了一声，回过头去。她的第一个动作像一个举止十足的妻子。

桌子底下，有半铺席的炉位。

“那边是三铺席的正式茶席，烧水锅已经坐在上面……”掌柜把两人的行李放置好后说，“虽然没有好的茶道具，不过……”

菊治吓了一跳，问道：

“那边也有茶席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连同这个大间，共有四间茶席。房间布局同在横滨三溪园时的布局一样，因为是从那边搬过来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但是，菊治什么也不明白。

“夫人，那边是茶席，您随时都可以使用……”掌柜对雪子说。

“过一会儿我再参观。”雪子答应着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大海真美。轮船还亮着灯呐。”

“那是美国军舰。”

“美国军舰驶进热海了？”

菊治说着也站立起来看了看，说：

“是艘小军舰啊。”

“共有五艘呐。”

军舰的约莫中央部位悬挂着红灯。

热海市街的灯光，被小小的海角挡住了，只能看见锦浦一带。

掌柜寒暄了几句，就同给客人斟茶的女佣一起离去。

两人自然而然地观赏了一番大海的夜景，尔后又回到火盆旁。

“真可怜。”

雪子边说边将手提包拉到身旁，从中取出一朵玫瑰花，并将被压扁了的花瓣舒展开来。

离开东京站的时候，雪子大概不好意思抱着花束来，就将它递给前来送行的人，这朵花儿就是当时人家摘下给她的。

雪子将花儿放在桌面上，然后望了望桌上寄存贵重物品的口袋，说：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贵重物品……”

菊治将玫瑰拿在手中，雪子问道：

“玫瑰？”

她说着望了望菊治。

“不，我的贵重物品太大，口袋装不下，再说也不能寄存给别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话音刚落，她似乎马上就意识到了，又说：“我的也不能寄存呀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雪子大概不好意思指菊治吧。

“在这儿……”

她边说边瞧着自己的胸口，并保持了这姿势，没有抬起头来。

从茶室那边传来了锅中水开的声音。菊治问道：

“去看看茶室吗？”

雪子点了点头。菊治自己却说：

“不过，我不想看。”

“可是，人家特意布置……”

雪子从茶厨走进去，按照茶道的礼仪，参观了壁龛。但是，菊治却伫立在茶厨口的草席上。他抱怨似的说：“说什么特意，连这儿的布置不都是在栗本的指使下进行的吗？”

雪子回头看了看，然后跪坐在炉前。这是点茶方式的座位，她的双膝朝向炉子，一动不动地跪坐着。这是等待菊治发话的姿势。

菊治也把膝盖靠近炉边坐了下来。

“我本不想说这种话的，在旅馆大门口一听说栗本，我就大吃一惊。我的罪孽和悔恨都纠缠在那个女人的身上……”

雪子像在点头。

“栗本现在还出入你们家吗？”

“自从去年夏天惹怒父亲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了……”

“去年夏天？……栗本告诉我说，雪子已经结婚了。”

“哎呀。”

雪子像想起来似的，说：

“准是那个时候呀。师傅前来商谈另一家人的事……父亲大怒。父亲说，我只想听媒人谈一户人家的婚事。那桩婚姻如果不成，值得一提的话，我家女儿也不干，请你不要愚弄我们。后来我觉得应该感谢父亲。当时父亲这番话，对我嫁到三谷家来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”

菊治沉默不语。

“师傅也不示弱。她说三谷着了魔，还说了太田夫人的事。真讨厌啊。越听越让人发抖。听了这种令人讨厌的话，怎么竟会发抖呢。后来想了想，才明白这是因为我还想嫁到三谷家来。不过，当时我在父亲和师傅面前不停地颤抖，实在痛苦。父亲大概看到我的脸色了



吧,他说,‘凉水或开水都很好喝,温吞吞的水或热水不好喝,女儿经你的介绍会见了三谷,所以她也有自己的判断吧。’最后迫使师傅退走了。”

传来了热水倾泻在澡盆里的声音,像是侍候洗澡热水的人来了。

“虽然很难过,但是我自己作了判断。我觉得师傅的话,大可不必介意。即使我在这里点茶,也无所谓。”

雪子说着抬起头来。菊治看到她的瞳眸里映现出一盏小电灯,通红的脸颊和嘴唇上也反射出亮光,他在这张闪耀的脸上感受到了一种可贵的亲爱感。本是一种美丽的火焰,可是一旦接触,竟感受到一股不可思议的渗透全身的温馨。

“当时雪子系的是一条菖蒲花纹的腰带,所以大约是去年五月光景,你到我家茶室来,那时候我觉得你永远是你彼岸的人。”

“因为你显得很痛苦的样子。”雪子说着淡淡一笑,又说,“你还记得菖蒲腰带吗?菖蒲腰带也都打在行李里了,我们还要去我家呐。”

雪子觉得自己或菊治都使用了痛苦这个字眼儿,但是,雪子痛苦的时候,正是菊治带着充血的眼睛,到处寻找不知去向的文子的时候。菊治出乎意外地收到文子从九州的竹田町寄来的一封长信,他甚至想到竹田去找她。但是,当时已时隔一年半,连文子的住址也不晓得了。

后来他对文子的母亲和文子都淡忘了,将要同稻村雪子结婚的时候,这封绵绵倾诉的信来了,这封信也就成了文子对菊治的告别。文子仿佛与雪子对调成永远是彼岸的人。

永远是彼岸的人,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没有的吧,现在菊治也觉得不应该随便滥用这种语言。

## 二

折回八铺席房间的时候,只见桌面上放着一本相册,菊治打开一看,说: